



情心箭

(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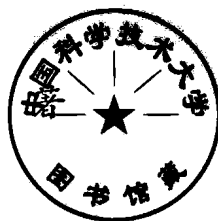
(台湾) 古龙著

新颖武侠奇情名著

箭 人 情

第一集

(台湾) 古 龙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45号

情 人 箭

台湾 古龙 著

责任编辑 董 民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平谷华光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mm 32开 印张: 32.875 字数: 667.5千字

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5008-1417-8/I · 346

总定价, 24.60元 (1—4集)

小 引

故老相传，千百年前，亘古来一直风云动荡的武林，突地像死一般沉寂了下来，在这一段短暂的时期中，武林间的恩仇、名利、义气之争，都在无声无息地渐渐减少，江湖间的游侠、草泽中的豪士，纵是声名赫赫之辈，也都突然消声匿迹，于是白山黑水间再难常见长枪铁骑的豪客雄风，大江南北也极少有剑影鞭丝的侠士风流，这是为了什么？

目 录

第一集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死神帖与情人箭 |
| 第二章 | 恨满长天 |
| 第三章 | 山顶晨雾浓如烟 |
| 第四章 | 断肠迷离风和雨 |
| 第五章 | 不白之冤 |
| 第六章 | 粉侯风流 |
| 第七章 | 壮哉剑雄 |
| 第八章 | 花艳花狂 |
| 第九章 | 飞鸢剑气乱桃花 |
| 第十章 | 箭雨烟鹤 |
| 第十一章 | 太湖男儿 |
| 第十二章 | 啸风挥雨 |
| 第十三章 | 吹皱一池春水 |

第一章 死神帖与情人箭

朔风怒吼，冰雪严寒，天地间一片灰暗。

大雪纷飞中，一匹快马，急驰而入保定城，狂奔着的马蹄，在静寂的街道上踏碎一串冰雪，冰雪飞激，一声长嘶，快马骤停，道旁是一栋庭院深沉的屋宇，黑漆的大门上，滴水的飞檐下，斜插着一面黑缎为底，当中绣着一双红狮的镖旗，迎风招展。

马上人一振风髻，刷地掠下马来，既不拍门，亦不呼喊，脚尖点地，风髻斜飘，便已掠入院中，随手一拂颌下短须上所沾的雪花，引吭呼道：“狮兄可在？”

大厅中低叱一声：“谁！”厅门立开，一片灯光，照在雪地，一个锦衣重裘的紫面大汉，踩着灯光，大步而出，眼神一扫，大喝道：“谭三哥，你怎会来了。快请进来喝两杯热酒。”惊喜之色，溢于言表。

谭啸风面带重忧，木立当地，沉声道：“狮兄可曾接到了死神帖么？”

紫面大汉身躯一震，面色立变，情不自禁地抬眼一望，穹苍阴冥，仿佛已将垂落到屋脊上。

谭啸风道：“此地虽然无月，但今日却是月圆之期，正是‘死神帖’与‘情人箭’肆虐之时，狮兄此地如无变故，我便要乘夜赶到望都城去！”

紫面大汉浓眉深皱，道：“死神帖出没之地，无人可测，谭三哥你如此奔波，还不是徒劳往返么！”

谭啸风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自从‘三湘大侠’柴平死在‘情人箭’下后，我兄弟四人，便发誓要查出这一帖一箭的来历，此举成功之望虽极渺茫，但我兄弟却不得不尽人事以听天命，好歹要为武林江湖间保存几分生机元气。”

紫面大汉暗然垂下了头，谭啸风抱拳道：“狮兄保重，我走了。”紫面大汉道：“谭三哥且慢！”但谭啸风已擦身掠出院外。

一阵急速的马蹄声随之响起，紫面大汉纵身掠上了门前的滴水飞檐，望着那逐渐远去的人影马蹄与飞激的冰雪，目中满是黯然神色，喃喃道：“仁义四侠，当真名下无虚。”

谭啸风马不停蹄，直奔望都，大雪方停，他策马驱入了望都城外的一片枯林，此刻夜已深沉，但枯林中的一片座院却仍灯火辉煌，灯光远远洒满枯林中的寒杯积雪，谭啸风松了一口气，面上容乍现，暗道：“一剑震河朔豪气竟仍未改，如此深夜，想必还在欢宴宾朋，大张筵席，是以灯火依旧通明。”

虽在寒风之中，他心底也不禁生出一丝暖意，飘身下马，直奔庄门，伸手一拍，庄门竟是虚掩，他心中一动，大呼道：“张兄，小弟谭啸风前来拜访！”四下回声不绝，积雪片片飞落，但这灯火通明的庄院里，却寂无回应！

谭啸风心头一寒，甩下马缰，直奔入庄，灯火照耀中，四下竟无人迹，寒风吹动窗纸，窗纸簌簌作响，谭啸风心底也起了一阵颤抖，缓步走上台阶，一掌推开门，大厅中灯火更是明亮，一个锦袍长髯的老人，木然端坐在大厅正中的一张紫檀木椅上，却使得这明亮而空阔的大厅比无人还要单

调寂寞。

一阵寒风吹入，吹得这锦袍老人颌下的长髯，丝丝飘拂。

谭啸风道：“张大哥，你……”目光转处，语声与目光突地一齐凝结，这锦衣老人的前胸当心之处，竟赫然并插着两枝长约五寸的短箭，一枝箭杆赤红，红得有如情人的热血，一枝箭杆漆黑，黑得有如情人的眸子，双箭并排，一齐插在心上，若是拔下一看，便可看到箭杆上刻着三个蝇头小字：

“情人箭！”

只见锦袍老人长髯虽在飘拂，但僵冷的面容上却仍凝结住他临死前所有的惊怖，刹那间谭啸风但觉一阵寒意自脚底直达心头，呆呆地木立半晌，两粒泪珠，夺眶而出，喃喃道：“张大哥，小弟来迟了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听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，道：“还赶得上！”

谭啸风大惊转身，只见一张鲜红的纸柬，飘飘飞来，恰巧飞到他面前，他伸手一抄，凝目望去，帖上无一字迹，只画着一具狰狞的骷髅。

帖是鲜红的，骷髅漆黑，但骷髅的两个眼眶，却是惨碧颜色。

谭啸风全身一阵颤抖，身后却又传来一声冷笑，他霍然转身，只见一双惨碧的眼睛，正瞬也不瞬地望在他身上！

除了这双惨碧的眼睛，他似乎什么也看不到了。而就在这刹那之间一红一黑两枝短箭已无声无息地刺入他心里，就似乎情人的多情眼波一样，叫人们永远无法提防，还会敞开心扉去迎接它！

×

×

×

日薄，七彩晚霞，静静地笼罩着闻名天下的青海塔尔寺。

大经堂南面，一片广阔的石坪上，人山人海，为的是来看喇嘛教中的跳神盛典，石坪周围，四面俱是金碧辉煌的殿宇，人群将院墙团团围住，殿楼之上，亦是万头纵拥，本已极为平滑洁净的青石阶上，满铺着红色毛毯，大经堂南侧的红毯上，肃然并排端坐着十个黄衣喇嘛，红黄相间，色彩夺目。

欢乐的人群中，除了这一群道貌岸然的喇嘛高僧外，还有一个紫袍长髯的老人，亦是面容肃然，负手卓立在人群中，宛如鸡中之鹤。

一阵简单而奇异的乐声响起，十四个手持鼓钹等乐器的黄衣喇嘛，列队而来，紫袍老人目光扫动，突听身后有人说：“前面的可是‘仁义四侠’中的魏子云魏二哥么？”

魏子云转身望去，见一个麻冠老人已分开人群，来到他面前，魏子云微微一笑，一把握住他的手掌，道：“麻冠兄你怎地也在这里？”

麻冠老人捋须笑道：“小弟正欲入关，路经此地，倒是魏二哥你的侠踪怎会来到这里？却令小弟费解。”

此刻那以鹅卵大石砌成的广场之中，已有四个头戴青黄鬼面的狰狞小鬼，随着那简单的乐声，跳起笨拙的舞步。

魏子云目光一扫，笑道：“我久闻此间的喇嘛高僧，俱都身怀令人不可思议的密宗绝技，早就想来见识一番，再者……”他面上笑容突地一敛，沉声道：“我还想看看如瘟疫一般在武林中肆虐的‘死神帖’与‘情人箭’，是否已蔓延到此间。”

麻冠老人面色立变，道：“我虽远在边疆，但也从中原的游侠口中，隐约听到些有关这一帖一箭的故事，想不到魏二哥你竟也是为了此事而来，难道这一帖一箭，真有传说中那般可怖。”

此刻场中小鬼已跳毕疾回殿内，换了四个身着蓝袍，面涂黄彩的巨大金刚在迴旋急舞，乐鼓之声更急，声声敲入人们心底。

惊心动魄的乐声中，魏子云沉声叹道：“小弟一生之中从未听过有‘情人箭’那样的神秘可怖的暗器，不到半年，武林中已有数十位成名露脸的英雄死在这‘情人箭’下，而直到此刻为止，武林间竟还没有一人知道它的来历。”

麻冠老人悚然道：“区区两只短箭，竟有如此可怖，这当真是令人不可想象之事，难道它上面附有剧毒，难道这剧毒无人可解？即使它是世上最毒的暗器，武功登堂入室之人，也该能够闪避的呀？”

金刚已退，换上了四个兽形恶鬼，两戴牛头，两戴鹿角，乐舞更急，仿佛暴雨狂风。

魏子云叹道：“此事我又何尝不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就连在武林中号称第一的毒药暗器名家，蜀中唐氏兄弟，都在三月之前，死在‘情人箭’下，但江湖中倒绝非无人可解此毒，但也只有一人而已，若非当心中箭，三个时辰之中，送到此人之处，十日之内，便可康复，只是那‘情人箭’出没无常，今日在东，明日在西，能得此人救治的，至今也不过只有三五人而已。”

麻冠老人黯然长叹一声，两人相对默然，只听那乐鼓之声由急而缓，晚霞落下，天色已暗，云隙中露出了一轮满月。

阴沉的月光下，阴沉的乐声中，四个假衣假面骷髅恶鬼抬着一个木盘，自神殿中缓步而出，盘中是一具以面制成，准备受斩的人形偶像。

骷髅一出，这跳神斩魔之典，便已进入高潮，乐鼓之声，也变得缓慢而沉重。

魏子云与麻冠老人心中虽充满了对来日武林的忧虑与悲哀，但此刻仍不禁凝目望去，只见殿中又缓步行出四大金刚十八罗汉、牛神、鹿神等一连串头戴面具的“神”，以及两个假面蒙服的老人，手携五个头戴面具的幼童。

这一串“人”的行列之后，便是一个牛首蟒袍的“降魔元帅”，顶上两只纯金牛角，闪闪生光，手持一柄雪亮钢刀，更是耀人眼目。刹那间乐声转急，神魔鬼怪，一齐迴旋乱舞，四个骷髅恶鬼，手捧木盘，缓步走到那一排神色庄严的喇嘛高僧面前，四周突地举起数十只火把。

火光一起，那四个骷髅眼眶中，突地泛出了惨碧的光芒，乐声大振，“降魔元帅”旋转着跳到木盘之前，举手一刀，将那人形偶像劈作两半，四下欢呼之声如雷暴起。

魏子云目光扫处，全身一震——

刀光一闪那面制偶像之中，竟赫然露出一张鲜红的拜帖！

魏子云大惊之下，狂呼一声，双臂振处，如鹰掠起，但就在种刹那之间，那一排十位黄衣喇嘛的心口上，却已都多了两只短箭。

人群蓦地大乱，神魔鬼怪四下奔走，魏子云目光注定一个骷髅恶鬼，凌空一个转身，笔直扑了下去，厉叱道：“那里走！”

骷髅恶鬼蓦然转身，惨碧的目光，闪电般望在他身上，

魏子云大喝一声，“飞鹰搏兔”，双掌齐下，麻冠老人身形方自掠起，眼看魏子云这一招已将劈在那骷髅恶鬼身上。

那知一声惨呼过后，凌空飞掠的魏子云身躯竟突地一阵痉挛，仰天跌了下来！麻冠老人惊呼一声，目光转处，只见红黑两只短箭，并排插在魏子云心上。

×

×

×

春寒料峭，夕阳已落，小而寂静的疏勒河，蜿蜒流过南疆。

旷野苍茫，水声潺潺，两匹无鞍的健马，饮水在疏勒河畔，远处暗影幢幢，遥见一城兀立，气魄雄伟，四面堆沙，几与城齐，便是爪州古城。

漫天风沙中，无鞍健马边，两个风尘满面、目光炯炯的中年人，神色之间，俱是一片黯然，良久良久，左面一人方自缓缓叹道：“情人箭，如此凶毒可怖的暗器，居然唤做‘情人箭’，此人也未必太尖刻了些。”

右面一人缓缓道：“月圆花好之时，鸳鸯两箭齐来，箭上之毒，毒性又是一阴一阳，中箭之人，十有九俱是伤在心上……”他无可奈何地怆然一笑道：“此箭称作情人，岂非十分恰当？”

左面一人长叹一声，振衣而起，苦笑道：“无论是否恰当，我却不愿伤心，胡四弟，我劝你还是随我一齐回到爪州歇息半日，一齐回江南的好。”

右面一人道：“朝阳兄，你尽管自回爪州，我却要到敦煌左边去走上一趟，看看那位‘情人’的秋波，有没有送到这塞上的仙境来。”

左面一人微喟道：“你们仁义四侠，终年为他人奔波，难怪你直到今日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而哥哥我却已是绿叶

成荫子满枝了，昔日的雄风豪气，至今也……”他长叹一声，仰面望天，看见阴云之中，现出一轮皎洁的明月。

月光映得疏勒河水，粼粼泛出银光，他面色却突地变成一片苍白，失声道：“今夜又是十五了，胡四弟，你……”

右面一人双眉一轩，长身而起，仰天狂笑道：“朝阳兄，你只管放心，我胡天麟孤家寡人，那有‘情人’会照顾我？”

他大笑着配上马鞍，轻轻一掠上马，又自笑道：“三月之后，江南再见，到那时我要让你这塞外的野人，好好尝一尝江南名厨的风味！”丝鞭一扬，刷地落下，健马长嘶一声，放蹄急奔而去。

过了爪州，天地更是一片苍茫，这条路虽是通往敦煌的大道，但此刻亦是漫无人迹，就连这一串急遽的马蹄声，也似乎划不破大地的寂静。

胡天麟放眼四顾，触目俱是黄沙，心中不觉顿生怡然之感，丝鞭扬处，策马更急，片刻之间，便已到了塞上数千里内最有名的“一人村”、“甜水井”。

数十里黄沙之中，只有这“甜水井”有水可饮，数十里无人地里，只有这“一人村”有人，水虽不甜，人也仅是孤身——一个敦煌府派作供给旅人食水，清淘水井，放哨警戒土匪的乡民——但胡天麟自漫天黄沙中见到那一幢孤零的屋影与昏黄的灯光后，心中的怆然孤寂之感，却不禁为之减去几分。

他一提缰绳，仰天长啸一声，灯光已在眼前，在这凄冷寂寞之地，这一点灯火，看来竟是那般安详而柔和。

但是他目光转处，却赫然见到在这安详而柔和的灯光朦朦的光影下，竟赫然有着十数具尸身，零乱而酷恶地倒卧在

四辆空空的镖车间，一柄金黄色的镖旗，自镖车旁斜挂下来，无力地在风沙中舒卷着，似乎也在为方才所发生的凄惨恐怖之事叹息、战栗。

胡天麟心头一寒，飞身下马，目光一扫，颤声道：“果然又是情人箭……”

灯光已不再安详而柔和，而变得有如鬼火般凄寒可怖。

胡天麟缓缓移目望去，一个精悍的短衣汉子，四肢卷曲，心上两箭，一个虬须劲装大汉一手斜挂着镖车，身躯还未完全倒下，一柄雪亮长刀，跌在足边，心上并插两箭，胡天麟暗叹付道：“西北快刀宋海萍……唉，武林中又失去一人！”

目光望将过去，在那古老的“甜水井”旁，一具尸身，双手捧心，紧握的双拳中，各各露出三分箭杆，双足痉挛，脚畔却赫然压着一方鲜红的拜帖。

胡天麟双眉微皱，一步跨过两具尸身，弯下腰去，拾起了这“死神之帖”，帖上骷髅的惨碧眼眶，使得这豪气干云的侠士也不禁心生寒意，喃喃道：“死……”死字方自出口，地上的尸身突地双掌齐翻，一红一黑两枝短箭，就像是一双漫舞而来的情人一样，无声无息地插入了胡天麟的心。

×

×

×

秋色未深，杭州城外，一溪宛然，忽尔穷塞，忽而开朗，沙明水净，岸远林平，山岫含烟，清光滴露，两岸桑竹遍野，水上渔歌相闻，三五茅舍人家，七八小舟来往，点缀着这梦一般的西溪风光。

款乃一声，树阴下现出一条乌蓬小舟，摇船的是一个褐衣短发的拙壮汉子，船首却傲然卓立着一个锦衣佩剑的弱冠少年。

溪上清风，吹起了他浅蓝罗衫的衣袂，却吹不散他眉宇

间含蕴的重忧，他深沉而明亮的目光，出神地凝注着岸上的红叶，于是连红叶也禁不住他这利剑般锐利的目光，颤抖着垂下了头。

清风吹过，溪上婉约传来一阵清歌：“水净沙明，轻烟小岫，西溪一带清光，芦花深处，中有雁儿藏，舟过风摇草动，雁儿惊起，飞向何方？”歌声漂渺间，对面缓缓荡来一只渔舟。

摇船的汉子精神一振，引吭喊道，“杜……杜鹃，你又在唱……唱什么？”短短八个字，他已说得满头大汗。

渔舟上一个青衣乌发的明艳少女，银铃般娇笑一声，摇着橹娇笑道：“我在唱小结巴，去采茶……”忽然瞥见锦衣少年的两道眼神，面颊一红，垂下头去。

渔船头盘膝坐着一个蓑衣大笠，面容清癯的渔翁，手结渔网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没规矩的丫头，看到展公子，也不请安问好。”

青衣少女仍然垂着头，轻轻道：“展公子您好。”秋波一抬，面颊更红如枫叶。蓑衣渔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展公子可是又要到‘武士堂’去喝茶么？今天不是月圆日，那里的人定必不少。”

锦衣少年展颜一笑，两舟已交错而过，那渔翁犹在高声笑道：“稍等若有鲜鱼，我叫鹃儿送两条去给公子下酒。”

水急船轻，轻舟瞬间便已摇入芦花深处，只见根根草荻，高达数丈，小舟擦过，舟上人纵然仰首而望，犹望不到头。

远处又飘来那青衣少女“杜鹃”的曼声清歌：“……溪流宛转曲折，绝妙寻幽探胜，情思九迴肠，便化个雁儿又何妨？”风摇雁飞，沙沙之声起于丛苇，与歌声相和，更形成

一片天籁。

锦衣少年仍面寒如水，摇船的汉子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见到他的面色只得默不作声，船橹一摇，轻舟便已荡入芦花最盛之处，浅渚皑皑，一望如雪，再深去不但见不到水，便连芦荻也看不到了，四面俱似密密的竹篱，篱中人却瘦如黄菊。

摇船的汉子忽然奋力一桨，彻开水面，放眼望去，只见这一片芦荻中，竟有两座小小楼台临风婀娜，经秋萧瑟，溪水之东，秋水蒹葭间的小小楼台，正是名满天下的“秋雪庵”，门前一匾横额，题着“两浙词人祠”五个劈巢大字。

溪水之西，是一座小小竹楼，楼头一匾横额，写的却是“江南武士堂”，笔力刚健，龙飞凤舞。

这“江南武士堂”，虽是酒楼，但店主人却是江南名侠“九连环”林软红，此人交游广阔，宾朋遍天下，算得上是个侠中雅客，是以能上得此楼饮酒的人，也多是武林健者。

锦衣少年弃舟上岸，面上仍是一片冷淡沉重之色，竹楼中快步行出一个垂髫幼童，将他迎入楼中，只见四壁之上，琳琅满目，布置得极是清雅脱俗，楼中的酒客一见到他，大半含笑而起，他也寒喧招呼，也有几人沉声问道：“老太爷有消息么？”锦衣少年剑眉立皱，长叹着摇了摇头。

明厅后一曲朱栏竹梯，回旋而上，梯上小小一方匾额，正是林软红自题，写的是“弹剑阁”。只听一阵朗笑自阁上传来，一个青衫白袜，飘逸潇洒的微轻文士在梯口含笑招呼：“梦白，你怎地到此刻才来？”正是此楼主人“九连环”林软红。

锦衣少年振衣登楼，楼上更是精雅，凭栏远眺，正与“秋雪庵”中的“弹指阁”遥遥相对，阁上的一幅联幅：

“应将名笔随豪客，为访侠气上此楼”，也与“弹指阁”上的名句：“应将笔砚随诗主，为访芦花上钓舟”相异其趣，四下芦花，一望无际，仿佛一片茫茫雪浪，泱泱银海。

此刻这名阁之上，亦已高朋满座，亦都持杯含笑与这锦衣少年招呼，只有远远一角处，一个凭栏而坐的老人，却未回首，面前的桌上，无酒无肴，只有清茶一壶，老菱满碟，以菱为肴，以茶作酒。

林软红将锦衣少年引到正中一付短联之下，这对联写的是：“要打架的就请走路，想喝酒快上此楼。”字迹拙劣，词句粗俗，有如幼童，与此阁情调，全然格格不入，然而一笔一划间却是大开大合，满含豪气，下面的题款更是令人触目，写的是：“武林第一侠写于大醉之后”。

锦衣少年目光一扫，沉声道：“林兄，可曾听到家父的消息？”

林软红双眉微微皱，叹道：“我已时刻俱在留意，昨日‘崂山三雁’经过这里，他兄弟三人来自浙东，那面也无人见到过令尊的侠踪，但他们却在天台台下，见到‘塞上大侠’乐朝阳，和一个年纪颇轻的武当道人，行色匆匆，往南而去，似乎是直奔雁荡山的方向。”

锦衣少年目光凝注窗外，缓缓道：“乐大侠与我四叔交谊非浅，四叔惨变后，他必然会有行动。”目光一抬，接道：“那‘崂山三雁’是否便是以三柄吴钩短剑成名武林的贺氏兄弟，他三人行色如此匆忙，为的又是什么？”

林软红道：“赶回家去！”锦衣少年茫然半晌，冷冷道：“都回家了，都回家了……”林软红叹道：“不回家又怎样，自从魏二侠殒于青海，谭三侠折于保定，胡四侠在‘甜水井’畔丧身后，武林中更是人人自危，保命为先，就连